

关于人和历史的一些记述

刘登翰 著

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



唐希摄

刘登翰 为了一个文学梦，先当记者，后读大学。1961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，时机不遇，在闽西北山区抛撒了近20年最宝贵的青春岁月。当过教师，编过小报，在政府机关打过杂，许多时候都在乡下。间隙写一点诗，记一点被叫做“报告文学”的人和事。1980年回到学术岗位，面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，出版过一些论著。敝帚自珍的还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诗集、散文集和报告文学集。

关于人和历史的一些记述

刘登翰 著

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.er-tong.com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关于人和历史的一些记述 / 刘登翰著. - 福州: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, 2007.8

ISBN 978-7-80691-324-6

I. 关… II. 刘… III. 报告文学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22039 号

责任编辑:卢 清 林雯晶

关于人和历史的一些记述

著 者:刘登翰

出版发行: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

地 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12 层

网 址:www.hcsy.net.cn

邮 编:350001

印 刷:福州华悦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89 毫米×1198 毫米 1/24

印 张:15.25

字 数:325 千字

版 次:200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 册

书 号:ISBN 978-7-80691-324-6/I·31

定 价:38.00 元

**历史曾经以如此艰难的脚步
从这里走过**

——旧作：三峡栈道

目 录

通往心灵的歌	001
在历史的影壁上	021
山和海的呼唤	037
你好,挂墩	053
海 恋	070
钟 情	086
祖国!祖国.....	102
生命之钟	114
悠悠袭来的淡淡花香	127
信 念	141
微笑:人生追求的复杂韵味	160
不解之缘	179
青青和涛涛	187
她,揭开了序幕的一角	204
历史选择了他们	226
太阳从我们手上升起	245
情切原乡路	271
台湾半月行	283

通往心灵的歌

报幕员报完节目，灯光灿烂的首都体育馆掀起一阵微微的骚动。

这是为庆祝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胜利闭幕而举行的一场诗歌朗诵会。梯形的体育馆大厅的五千个座位，坐满了当代文学艺术界令人瞩目的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。精致的节目单上每一首入选作品，也都是在这三年文艺复苏中曾经憾动过人们心灵的佳作。时令已届初冬，从节目单上仍可以让人感到早春苏醒时的喧闹和深秋收获中的愉悦。许多曾经为这个春天和秋天斗争、歌唱过的诗人，都会为自己的作品在这里被朗诵而感到光荣和欣慰。可是，当盛装的报幕员从舞台中心隐去，人们仍像没有听清似的，互相交头接耳，奇怪，一个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，为什么在这节日般隆重的晚会上，独独挑上了一首无名新人的作品来朗诵？

观众席上的灯光暗下来，风度翩翩的孙道临走到舞台正中，几束灯火映照在他那微微昂起的高高的前额上。舒缓、深沉而充满力度的男中音，在大厅回荡：

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，
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；
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，
照着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；



我是干瘪的稻穗；是失修的路基；
是淤滩上的驳船，
把纤绳深深
勒进你的肩膀；
——祖国啊

经过十年浩劫，人们对曾经给予我们无上荣光，而又凝结着深重灾难的祖国，有一种深沉的渴望重新崛起的冲动。是谁这样准确，有力地传递出我们心中的感情呢？当掌声像满潮的大海，淹没了整座大厅，人们才恍然醒来，急急重新打开节目单，寻找这深深拨动自己心弦的作者的名字。

插队闽西，开始在日记和通信中尝试写诗的舒婷

——舒婷。这陌生的诗人是谁？

一年以前，也是一个落叶飘洒的深秋。在《福建文艺》编辑部召开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，来自省内外的诗人、评论家们，为这个已经引起诗坛注目的新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。有人对她的创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，有的则对她的探索抱着怀疑和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；而有的则把她的作品分为“高音区”和“低音区”两类，分别予以有保留的肯定和有分寸的批评。一个新人，带来如此广泛而热烈的争论，不仅说明了作者探索本身的意义，也带来一种学术上真正春天的气息。

而此刻，那悄悄坐在会议室后排一角托腮冥思的姑娘，你想起什么？你深度的眼镜后面那像湖海一样深沉的眼眸，又映见了什么？那伴着出名而来的毁誉不一的流言，是不是又在你二十八岁的青春的心海上，掀起不息的浪波呢？……

她轻轻地把眼帘闭合下来。

二

她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那是一个开满了蓝色花朵的温馨的梦。

哭声，断断续续，像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隐隐传来，隔断了她梦中的路。

她睁开眼，屋里很黑，朦朦胧胧的。淅沥的雨好像小了一些。那肠断似的呜咽却变得更强烈，好像一把尖利的小刀刺进自己小小的心。她猛地坐起来：“呵，妈妈！”妈妈就靠在自己床边。屋里还很黑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只有妈妈眼角噙着的两颗泪珠在闪光——此后多少年，当每想起母亲，眼前便照出这两颗闪光的泪珠。那一瞬，她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恐惧，仿佛从此就要失去最亲爱的妈妈了。她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，紧紧地抱住木然凝坐在自己床边的母亲。三岁的妹妹也被惊醒了。母女三人搂抱在一起，直到母亲也像自己一样失声哭了出来。

是的，如果没有这“哇”的一声痛哭扰乱了妈妈的决定，或许，她真的就永远失去自己的母亲了。

一片乌云遮住了一九五七年的天空，也隔断了她童年的梦。这一年，她五岁。原在银行工作的爸爸被送到很远很远的山区去劳教了。无法生活下去的妈妈只好离职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厦门老家。鼓浪屿的海风多么轻柔，但她已经感觉不到。母亲到一所医院去做杂工；人家都转正了，因为她有那样的一个丈夫，却不能转正。为了孩子，两个大人只好忍痛割断自己的感情。这是在那个冷漠的年月，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悲剧中的一个。

尽管命运不公，母亲仍然企望用自己窄小但却温暖的胸膛，独自承受袭来的灾难，挡住洒向孩子们身上的严霜。她们的经济变得拮据了。冬天早晨上学，妹妹披着过于宽大的妈妈的外衣，她围着妈妈红色的围巾，而妈妈却只穿两件单薄的衣服，袖着手走在她们身边。孩子们暖了，妈妈的心也是暖的。节日的前夕，参加学校演出的孩子要有一套黑色的背带裙，妈妈东挪西借买了布，连夜裁剪出来，把已经睡熟的孩子叫



1980年的福建诗歌创作研讨会，把舒婷推上诗坛，也让舒婷第一次感受到各种误解、歪曲和批评的难堪。

醒，穿上新衣，到静寂的夜街上走一圈。那时，妈妈多高兴呀！她说：今晚，街上的孩子就数你们最漂亮。温柔而多才的母亲，用自己的爱和天赋，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灵。有月亮的晚上，孩子们做毕功课，母亲会关上灯，就着窗前的月光，弹上一曲吉他，抚慰孩子们入梦。

就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在自己母亲身上，她继承了一份珍贵的财富：在冷漠与孤寂中被人关切，也学会在冷漠与孤寂中去关切人。

但是，在那样的年月，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怎能肩住世俗的压力？从和丈夫离异的那天起，她就常常背着孩子，在深夜的月色下独守窗前垂泪。但这又怎能瞒过早熟敏感的女儿呢？母亲的眼泪点点滴滴都是洒在孩子们的心里的。以后，妈妈又远离她们，到了另一个城市去。每当走到街上，看到与自己女儿年岁相仿的孩子，她总有一

种茫然的哀伤，泪水禁不住涌满眼眶。而爸爸，在结束了山区苦难的日子以后，回到厦门，孤寂地独自生活。每当想念孩子，就守在她们上学的路旁，远远地偷看上一眼……是的，母亲渴求为孩子保留的一席宁静与温馨的领地，只是一层薄膜，掩藏的是这刺心的、沸腾的痛苦。这一切，过早地成熟了孩子敏感而倔犟的个性。

“妈妈怕我们伤心，我们也怕妈妈伤心。”在很久以后，当妈妈已经不在人世，她黯然伤神地这样回忆着。从小他们就懂事，姊妹俩从不吵架。一直住在祖母身边的哥哥，很小就懂得把妹妹冻得红肿的小脚丫放进怀里捂暖。他们知道读好书能使妈妈感到慰藉，功课都很好。

她从小爱书，爱得入迷。从四岁跟祖父背唐诗，听祖母讲《西游记》，上初中后，在舅舅姨姨们那五花八门的藏书里，她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。眼睛越来越坏了，她不要命地读书使家里人都发愁。一晃眼见不到她，就能从门后面或衣架里把她这个初中生从《红楼梦》或《悲惨世界》里找出来。她还爱花，爱一切小生物，爱琴房里从老师指间流淌出来那像溪流一样欢快的旋律，爱校园后面那长满蕨类植物的“生物角”。有时面对一朵小花能凝睇大半个小时。仿佛那里有一个令她神往的世界，没有歧视，没有轻蔑。她多么渴望走进这样的世界。

但是这个世界对她是关闭的。一九六六年春天，她因为借书证上填的都是外国小说，因为一篇记叙营火晚会的作文，开头有“星星向我微笑”这样抒情的句子，被当作“小资情调”在班上批评。随之，那场惊人的风暴袭来了。她像每个纯真而热诚的同学一样，怀着一种神圣的感情卷入了。第一次参加批斗会，就使她心悸不已。那位她平素十分尊敬的老师，满脸涂黑，突然变成青面獠牙的“反革命”；而一向文静的团小组长却变得蛮横无情。世界何时变得这样可怖？满街是血一样的“红海洋”，发疯似的游斗，迎神般的欢呼，阴阳头、喷头式……噩梦。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那开满蓝色花朵的梦里走进这仇讎的世界。她畏惧了，退缩了，又回到书本来寻找她宁静的世界。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左拉、司汤达、巴尔扎克……窗外是枪声，那里她的战友正在强攻物理楼。在她的世界里也有强攻和守卫，那是雨果的《九三年》描绘的战争……

生活就这样在她面前展开,结束了她全部正规的学校教育,在她初中二年级的时候。

三

鞭炮、锣鼓、大红花。镶金的“最高指标”。一切都那么壮观、热烈。但另一面是红肿的眼睛,低低的啜泣,大声的嘱咐,离愁别绪。一九六九年的秋天,她要“插队落户干革命”去了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能够如此平静,望着缓缓开动的车厢内外哭泣的人群,却没有眼泪。她忽然记起谁的书里写过十二月党人的西伯利亚流放,她想那时他们一定不哭的。不过,她不是十二月党人,她所处的也不是十二月党人的时代。摆在她面前的是真正的生活——而不是过去迷恋的书本里的世界,等待她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,去理解,去评价。她觉得从走进车厢开始,自己就长大了,独立了。她甚至为此悄悄有点儿高兴。

她在闽西一座山村落下户来。这里的人民曾经以自己的热血和乳汁哺育了革命。但胜利后二十多年建设的日子,并没有改变它的穷困面貌。极“左”的政治口号和极低的生活水准,使曾经为革命焕发出极旺革命热情的老区人民,也变得有些麻木了。或许梦荡洋太高,那些报上响极一时的时髦口号,竟被阻挡在有着上千级云梯的大山外面。当知青们扛着行李,艰难地步入这即将“扎根革命,锤炼红心”的广阔天地时,有的农民竟惊讶地以为来了一支劳改队伍,可怜地劝慰道:好好劳动吧,改造好了总有一天可以回家的……

山区人民是质朴、善良而好客的。她就住在一家社员的谷仓楼上。春种秋收,逢年过节,伤风感冒,她都受到房东好心的照顾。但最初使她和知青们感到失望的,不是穷困的生活和沉重的劳动,而是闭塞的环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精神上的贫乏和麻木。

知青们常常聚会。过了农忙,便成群结伙从一个村庄到一个村庄,探访做客,这无疑是一次次生动的社会调查。在破旧的祠庙里,在月色蒙蒙的沙滩上,在芬芳的稻草堆旁,吉他弹着郁悒的乡思,交换着各自的心思和见闻。也经历过最初天真烂漫的“共



1980年《诗刊》的第一届青春诗会,给舒婷留下了永远青春的记忆。



走向全国,走向世界,在各种文学盛典上朗诵,却怎么也脱不净的浓浓乡音。

产公社”生活和招工开始以后出现的勾心斗角、甚至绝望的痛苦。那些欢乐的,伤心的故事,使她的目光一下子触及生活的底层,深入进迷惘的分化着的一代人心灵。

三年知青生活,妈妈给她的那个水晶般的世界,打碎了。信,是知青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一颗颗灼热的心,那些像欢跳的溪流一样活跃的思想和感情,倾泻在纸上。写信和读信,是她最大的享受。一位女友来信告诉她自己的苦恼:她是个“老知青”了,却一直轮不到“上调”,她感到失望,而个人生活的不幸又使她对人生充满忧伤。那一夜,她觉得应该给这位女友以鼓舞。她写回信,有一股情绪在心中激荡,便用分行的形式记下来:“启程吧、亲爱的姑娘,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……”这是她下乡后写的第一首诗。

信寄出去后,没料到这首明显地模仿普希金格调的诗却在知青中间传抄开了。

这使她结识了一批爱诗的朋友，也使她感到，人在忧伤的时候，可以用诗来表达关切，这是比别的语言更有力量的一种关切。在她的文学新交中，有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毕业生。一九七一年初夏，她到县里参加文艺汇演，有机会和这位大学生作了几次长谈。溶溶月色，她们沿着城郊的公路漫步。那位大学生把自己对这些年政治生活的一些看法告诉她了。那些严峻的、在当时有着极大风险的评论，有若一线亮光，穿透了她思想重重疑虑的阴霾。

“过去写信，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讲这些？”她简直有些怪罪了。

“不，这些话不能写到纸上。就让它随着夜风飘散吧。”那位大学生沉思着说，“但是，一个诗人，一个对民族和时代负有使命感的文学家，应该有思想，有自己的判断。没有倾向的作品永远成不了伟大的作品。”

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谈话，回到自己蛰居的山村后，她写了《寄杭城》：

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，
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，
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，
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？

……

不，那些话是不会在她心中飘散的，还有她从农村这所“社会大学”里所学到的一切，都将永远留存在她的生命之中。

四

一九七二年，她作为自己姨妈的继女，从山区照顾调回厦门。

生活仿佛又透出一隙诱人的光亮。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，她渴望工作，渴望自立，渴望有一个贡献青春和智慧的岗位。农村三年，她觉得那不是她所渴想的大海；

虽然她也知道,常常袭来的孤寂和落寞,是自己旁观生活的结果。临离农村的前夕,她听从一位友人的劝告,为了防止旧我的回潮,狠着心把三年的日记烧了——许多年以后,她才感到这是多么蠢,那印满人生路上的自己的足迹,是怎么也烧不去的。一九七九年,她把偶然留下来的几页日记(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),以《随笔三题》为题交给《榕树文学丛刊》发表。透过清丽的文字,使我们感到了她在那落寞的日子里不甘落寞的心境。

但是,她毕竟过于天真了。新生活的阳光并未充分地照耀着她。直到一九七五年,她才正式被安排在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工作。此前的三年间,她待业在家,做过各种各样临时工:泥水匠、炉前工、统计、讲解员等。鼓浪屿的海风依然那样轻盈,披挂在寂寞石壁上的三角梅依然那样喧闹,迷人的大海的涛声依然日夜轰响,但她的心仍然是寂寞的。落日黄昏,她常徘徊海边,海风吹响沙岸上蓊郁的木麻黄林带,像宣示着一个古老的故事。她看到一条船,搁浅在礁岸上,“无垠的大海,纵有辽远的疆域”,但“咫尺之内,却丧失了最后力量”,她深深感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似乎难以逾越的障碍。这是这一代人普遍感到的矛盾。她写了《船》。从这波动不息的大海,她还想到波动不息的生活。虽然大海埋葬过无数纯洁的梦,但勇敢的海的儿女并未退却。她又写了《致大海》,借海的形象宣示她的觉醒:

任你是佯装的咆哮,
任你是虚伪的觉醒,
任你掳走过去的一切
 一切的去,
这个世界:
 有沉沦的痛苦,
 也有苏醒的欢欣。

一九七六年冬天,由于朋友的介绍,她认识了一位久居厦门的中年诗人。她带去



1986年出席“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”

《致大海》和《丽帆》。这位中年诗人身边也聚集着一批文学青年。他常感到自己像即将燃尽的烛火，愿意把火种传给别人。听完了她的朗诵，对她富于哲理的诗情马上表示十分欣赏。那一晚，他跟大家谈起了当代一些诗人、作家的遭遇，从艾青的流放到郭小川的厄运……

夜很深的时候，她才从厦门乘渡轮回到鼓浪屿。六、七级的海风，凌厉地刮在她的脸上，把头发都吹乱了。正是满潮，汹涌而来的黑乎乎浪头，撞在船头上涌起很高的浪柱；浪花溃散下去，又重新聚集起来，发出更加凶猛的怒吼。回到家里，已是夜阑，她仍无法入睡。海涛从静夜里传来，仿佛就在枕边轰响。她想起了这些年来，老一辈人的遭遇，好像一次次汹涌而来的潮水，都从自己心头漫过，这种激情使她不能自己。直到凌晨，她披衣起床，伏在案前匆匆写下了《海滨晨曲》，倾诉一个后来者对前辈敬慕和追随的心情：